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 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

大家如梦初醒,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中美在7月15日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就成了一个公开的新闻。

尼克松为了访华顺利,再次派遣基辛格访问中国;具体讨论访华事项,包括访华时间、在华行程安排、双方磋商谈判等问题。

这一次基辛格带来了负责访问事务的政府官员,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会谈。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意想不到的大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我国外交部已经获悉联合国以76票对35票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

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周恩来这时抽空将中国已经进入联大的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直接通知他。

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白揍”之祸

一直找你呢!”他说,扬着手,疾步朝我走过来,又在我肩膀上猛劲捶了捶。

“啊啊,我也搬了几次家。你现在的位置是……”我问。

“这就是我的咖啡馆啊,前天才开张。本来还想找你来帮着捧捧场呢。”白舟说,忽然转过身去朝楼上大声喊:“艾米丽,快下来,看看谁来了!”于是,随着一阵“橐橐橐”的楼板响,一个神情憔悴,脸上布满太阳斑,身材略显臃肿的少妇下得楼来,并快步走至我面前。“这就是艾米丽?”我心下一愣,一时竟无法将她 and 当初那个音乐系女学生对上号。

“我们结婚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三岁,一个一岁,都放在中国让奶奶帮着带。这不,肚子里又有了。”白舟说,乜了艾米丽一眼,又轻轻拍了拍她的肚皮,然后有些一瘸一拐地亲自跑进里间去帮我倒来一杯“忘情咖啡”。

“你这腿怎么啦?”我忍不住问。

“别提了……”他苦笑道。
“这店名谁取的,怎么用了这么个名字?”我又问。

他嘴角皱了皱,扭过脸去看艾米丽。我这时方注意到他的后脑勺还扎了一根老鼠尾巴般的小辫。

“看我干什么?你说反正老外看不懂,又和你的名字谐音不是吗?”艾米丽沉着脸说,但马上又朝我挤出一些微笑,“真没想到,一开张就遇上你,真高兴。”

“那你先忙活去吧,反正也没什么客人,我们哥儿俩坐这儿聊会儿。”白舟说,也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和我选一处靠窗的僻静桌子对面坐下,然后悠悠地向我讲述起他生命中一段奇特的际遇。

我们失去联系后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白舟曾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国画一年卖不了几张,油画更是无人问津,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试着另辟蹊径。后来,他与几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青年合作,做成一单从海南向国内走私高级轿车的生意,并分到五万美元。本来他还想再接再厉继续做几单的,未料海南加大力度打击汽车走私,而接头的关系户也调离了,才成了一“锤子买卖”。

五万美元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不到一年时间就花去了多半。

白舟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但他这时已无心画画,满心只盼望着能再找到一个可以迅速发财致富的机会。就在这时,一位新结识的台湾音乐家朋友李君邀他一起去拉斯韦加斯玩玩。

“不行。我这人数学不好,从来不赌的。再说,牌啊,轮盘赌什么的,我都不会。”白舟说。

“那你就错了。赌这东西全靠运气,跟数学好不好没关系的。越是新手,不会赌的人,倒是常赢钱。咱们也就是去玩玩,还可以看看‘上空秀’嘛。”李君说。

白舟就有些心动,和艾米丽一商量,她也想去玩,就径直去银行取出差不多全部积蓄一万美元带在身上,随李君上了路。

路上,艾米丽忍不住嘀咕:“干吗取这么多钱?”

“多带盘缠少置货,这样底气会足些。”他说。

那一夜,真是白舟人生旅途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光拉老虎机就中了两个大奖,赢了六千美金。后来经过李君指点,又转到牌桌上去赌二十一点,顺顺当当地又赢了一万四千元。



《财富如水》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作者: 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心术》
◆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 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今天急诊室里来了一个恐怖的病人。他的脑子里横贯一根钢丝,从左太阳穴穿到右太阳穴,高烧不退。

他已经是骨癌晚期,锯掉了一条腿,癌症已经转移到淋巴里,理论上生命期限也就几个月了。

他说他家在云南山区,很穷,看不起病。疼得不行,不想活了,拆下自行车轮圈里的钢丝自己砸进去的。谁知道砸进去几天了人也不死,这两天又动摇了,不想死了,请我们帮他拿出来。

科室就他的病例开了个特别会,反复讨论拿出钢丝的可行性。很危险,这根钢丝贯穿不少大血管,拿得不好就死在手术台上。反正他理论上也就几个月的命了,不如就这样放着吧!况且他一个人在这里,连签字的家属都没有,没法给他开刀。

吊了水退了烧之后,我又跟他谈了谈。

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胃酸上涌。他说,他这一辈子,刚三十岁,就差不多到头了,从十几岁辍学种地打工开始,到娶了媳妇

生了两个娃娃,日子好不容易有点盼头,命没了。他不知道他的小孩和女人以后该怎么生活。他想死,就是怕给他们增加负担,家里已经没钱了,不值得为他这个废人再背债,可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活着,看着小孩长大。

他带着仅有的钱,来到这个大城市,刚下火车就满是羡慕。这里的房子多高啊,这里的人多有钱啊,这里的车多漂亮啊!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他连瞧病的钱都没有,而很多人要啥有啥。

末了,他说,“我要报复。我要报复这个社会!反正我烂命一条,没什么钱了,我真想找一捆炸药,放在地铁上,大家都死!你再有钱,你再牛气,你到死,总跟我一样了吧?”

我不寒而栗。

这医院,有多少人是这样地绝望。有多少人在底层困苦挣扎。

这一幢大楼里,10层以下的人,6个人甚至8个人一间病房,而楼外有一大群需要治病却排不上队的人在等待。

10层以上的人,住豪华单

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礼品成山成海。

近日科里收了个VIP病人,光看看急诊手术医生的场面就知道可见一斑!家属一个电话过来,我们医院相关科室的各位龙头老大等在门口会诊,骨科主任来了,耳鼻喉科主任上台了,整形外科主任亲自操刀了,阵容强大,科里的副教授也只有在一旁剪线的份。这一切只因为伤者的父亲是市委领导,动一动都地震山摇。

手术很顺利,但是护士长很头疼,每天络绎不绝的探视者排山倒海一般拥来,小小病房常常有十几、二十多个人围得水泄不通,空气污浊,容易感染。

我硬着头皮去提意见,大家还算比较配合,但是惊人又笑笑不得的一幕出现了。

探视的人很自觉地排成两队,手里提着慰问品,不慌不忙地聊着,等着,一个一个进病房,轻手轻脚地进去,蹑手蹑脚地出来。等在外面的目光中充满羡慕,里面出来的抬手昂头间满是得意。

我很想让这位市委领导来听听这个脑插钢丝的农民的话。如果这个社会,两头的人差距越来越大,他以为他可以永远享受太平吗?如果脑插钢丝的人多了,谁不是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谁知道自己会不会今天有明天无?

我在例会的时候,把脑插钢丝的话原话复述。

主任沉寂良久说:“社会变了。一切都变了。这个社会没有魂了。我有个想法。我首先承认,我从理智的角度对待这个患者,认为他只有几个月的残存生命,不值得浪费钱财和精力甚至担风险给他做手术,这是错误的。我道歉。如果每个人都以功利效用的眼光去看待病人,能治好的,能为社会继续做贡献的就救,没用的就拉出去喂狗,我想唇亡齿寒,那些活着的人都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到这步田地怎么办?医院,它不应该是一个企业,它不应该是一个营利机构,虽然现实让我们的地位很尴尬,从业者很无奈,但我始终坚信,迟早有一天,它会变成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它会变成人文关怀的一部分。我看,这个病人,我们应该收治。宋教授,你说呢?”